

共四十冊

宋徽王士家

晉世家

東海友番

史記

卷六八

史記卷之三十八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孔微

安國曰
畿內國曰
開者避

名子爵也爲紂卿士○索隱曰微子啓今名
漢景帝諱也呂氏春秋去生微子時母猶爲
妃而生紂故微子爲紂同母庶兄○孚遠曰
殷王元子之言故呂氏遷就而爲之說其寔
予不必元妃之子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
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仇仇國懼禍至徐廣

音耆○索隱曰耆卽黎也孔安國以告紂紂曰我生去黎在上黨東北卽今之黎亭

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

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

治政不治四方

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于也言殷不有治政四

方之事

將必亡也我祖遂陳於上

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

世也紂

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馬融曰下世也

殷既

小大姦草竊姦宄

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爲姦宄

國曰姦宄於外內

卿士

師師非

度

馬融曰非但小人學士已下轉相師效爲

非法度

卿

皆有罪辜

乃無維

獲

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

言屢相攻奪

小民乃

並興相

爲敵仇

孔安國曰卿士旣亂而小民各起共爲敵仇言不和同

今殷其典喪若

涉水無津涯

徐廣曰一作陟水無舟航言危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融

曰越於也於是

曰太師少師

馬融曰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往

陳仁錫曰

鄭玄曰

發起也紂禍敗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徐廣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吾家

係于喪

按馬融曰一去於是家條駟

曰卿大夫稱家

今女無故告

王肅曰無

子求教誨也

也是微

予顛躋如之何其

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

如之

太師若曰

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

孔安國曰子帝乙子故

何也

太師若曰

天生紂爲亂是下菑也

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鄭玄曰

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

老之長不用其教

今殷民乃陋淫神祇

賢人違

下重呼太師少師語

篤至而情意告我

也是微

子求教誨也

予顛躋如之何其

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

如之

太師若曰

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

孔安國曰子帝乙子故

何也

太師若曰

天生紂爲亂是下菑也

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

老之長不用其教

今殷民乃陋淫神祇

之祀

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

又一去陋淫侵神祇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

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箕子者

馬融曰箕國名

也子爵也紂親戚也

索隱曰可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杜預去梁

國蒙縣有紂始爲象箸

索隱曰按下文云爲象箸必爲玉杯杯箸事相近

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杯則必思遠方珍怪

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

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

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

箕子操

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苦遭害困厄窮迫雖怨

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
憚樂道而不改其操也

王子比于者亦紂之親戚

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
則百姓何幸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
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于剗視其心微子曰
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
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
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時比于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周武王
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內袒面縛隱

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

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

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孚遠曰武王既使微

子復位而立武庚則是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同異之迹故知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

叔傅相之武王旣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

陰定下民相和其居

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

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

箕

子對曰在昔鯀陷鴻水汨陳其五行

孔安國曰陷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

陳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數

徐廣曰作澤

駟按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鱗如是乃鱗則殛死禹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

乃鱗則殛死禹乃

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

龜賁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初一曰五行二曰五

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

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

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

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不可

操使曲直也

金曰從革

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

鑠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穡

稼穡之曰穡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鹹所生

炎

上作苦孔安國曰日孔安國曰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

國曰金稼穡作其孔安國曰耳味生于百氣之味稼穡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五事一曰

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

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

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

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士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

平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害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

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

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

節氣之度以爲

皇極皇建其有極

孔安國曰大中之道

大立其有中

謂之謂

歷數敬授民時

行九疇

馬融曰當斂是時

之義

敷時正

馬融曰當布與衆

福用傳錫其庶民

馬融曰當用布與衆

之道

馬融曰當斂是時

謂之謂

民維時其庶民

于女極

鄭玄曰以正能斂

是五福故

錫女保極

馬融曰以其能斂

是五福故

以守

馬融曰以正能斂

是五福故

謂之謂

有比德

維皇作極

馬融曰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

馬融曰凡厥庶民

有謀有爲

馬融曰凡厥庶民

有所不協于極

馬融曰凡厥庶民

不離于咎

馬融曰凡厥庶民

而安而色

孔安國曰予所好者

德女則錫之福

孔安國曰女當

下人

孔安國曰我所好者

德也女則與之

孔安國曰女當

爵祿

孔安國曰女當

寡

馬融曰當斂是時

謂之謂

謂之謂

馬融曰當斂是時

謂之謂

馬融曰當斂是時

謂之謂

馬融曰當斂是時

謂之謂

馬融曰當斂是時

謂之謂

馬融曰當斂是時

謂之謂

而畏高明

馬融曰

高明顯寵

主

不枉法畏之

肅曰

使進其行任

以政則國爲之昌

凡厥正人旣富方

行而國其昌

主

穀祿富之又當

孔安國曰

正直之人旣當爵

以善道接之

女不能使有好於而

家時人斯其辜

孔安國曰

不能使正人有好于國

于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于

其毋好女雖錫

之福其作女用咎

鄭玄曰

無好于女

于民

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

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

孔安國曰

古開辟也

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

直

馬融曰反反

道

會其有極

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

有中之人以爲臣也

歸其有極

融玄不中

曰謂臣也當就之君而事之

曰王極之傳言

馬融曰王

者當盡極行之

使是夷是訓王帝其順

馬融曰是大

中而常行之

臣下布陳其言

用是教訓天下

于天爲順也

凡厥庶民極之傳言

馬融曰亦盡極

敷陳其言于上

也是順是行

王肅曰民納

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

而行之以近天子之光

王肅曰當行

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

王肅曰益于

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

王肅曰當行

王肅曰政教格中民善是用所

王肅曰政教

王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三德一曰正直

鄭玄曰正直

日中平二曰剛克

鄭玄曰剛能也

能而能剛而能寬猛相濟

三曰柔克

鄭玄曰柔能也

以成治平康正直

孔安國曰世平

康用正直治之

彊不友剛克

孔安國曰孔隱曰

立功友順也世彊禦不

孔安國曰孔隱曰

內當爲燮燮和也

沈漸

孔安國曰孔隱曰

剛克

馬融曰沈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而誅

高明陰也漸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

柔克

馬融曰君子亦以德懷也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順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

卜筮人

孔安國擇知卜

日考正疑事當選筮人而建立之

乃命卜筮曰雨曰

濟曰涕

索隱曰下連續

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云氣駘驛全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也

目霧

徐廣曰蒙然蒙與霧亦通

隱日霧音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

占之用二衍貞

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兩濟圍霧克

也外卦曰海悔之言晦也晦也二衍貞謂貞悔也內卦曰貞貞正變故言衍貞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

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貞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

鄭玄曰
真多者

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小筮

孔安國曰
先盡謀慮
然後卜筮以決之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孔安國曰
動不違

吉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孔安國曰
動不違
衆故後世遇吉也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玄曰
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

作內吉作外凶

鄭玄曰
此逆者多以故舉

龜筮共違

千人用靜吉用作凶庶徵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

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

廡滋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

曰休徵孔安國曰敍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治則時雨順之

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能敬則時雨順之昭哲則時煖

順時賜若孔安國曰君能治則時賜順之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

之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謀則時寒順之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能

狂妄則常孔安國曰君行逸曰僭常賜若孔安國曰君行僭惡行之驗也曰舒常奧

雨順之孔安國曰君行逸差則常賜順之曰急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緩順之曰急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霧常風若

孔安國曰君行霧開則常風順之

王肯維歲者

馬融曰言時也

如

歲兼四

卿士維月

孔安國曰所掌

如月之有別

其職如日

正官之吏分治

歲曰月時毋易

孔安國曰各順常

百

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

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

維星

孔安國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馬融曰箕星好

風畢星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

好雨

從星則以風雨

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卑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

亂

五福一曰壽

孔安國曰

富二曰富

鄭玄曰康寧

三曰康寧

孔安國曰

四曰攸

亂

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

鄭玄曰康寧

三曰康寧

孔安國曰

四曰攸

史記 卷三十六

好德

孔安國曰所好者德福之道

五曰考終命

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時以自終

不擴

六極一曰凶短折

鄭玄曰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

二曰疾

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孔安國曰惡醜陋也

六曰弱

鄭玄曰愚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

索隱曰朝鮮音潮仙地因水爲名

而

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

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

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

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

泣也兮禾黍油油

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油油者禾黍之苗尤悅貌

彼狡童兮不

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杜預